

# 廬山歷險記

鄧文儀

## 廬山風光秋天最美

凡是到過江西廬山的人，總是常遇到霧雨，因之遊廬山的人，都以「不見廬山真面目」為憾事。實在廬山的佳勝，山水幽奇，風景秀麗，不是很短的時間便可以遊覽完畢的。據我遊廬山的經驗，沒有一月以上的時間，沒有各個季節，和各種天氣的遊覽，不能攀懸崖入深壑，不能冒險遊歷，是不易看到廬山真面目的。我從民國二十年起，接連四年，差不多每年都在廬山住兩三個月，一般人能去的地方，我都去過了，而且有些地方去過三次、五次或十次，但總覺得似乎還沒有看見廬山的真面目。民國二十三年的夏末秋初，我辭卸了一切職務，因為政治的關係，我在廬山整整閒住了三個月，也可說有兩個多月的全部時間，都是用之遊廬山，我會經一連四十天不斷看廬山上的日出日落，那朝日的光輝，夕陽的美麗，配合着山林雲海，真是絕妙的天然圖畫，攀登高峯，游泳泉瀑，或同三五好友同遊，或者一個人獨遊，有一次還帶了我的四歲小孩，同遊漢陽峯，旅行遊觀之樂，真是平生未之前有。

廬山風景，好在春天，而最好還是秋天，春花秋月，固然同有佳勝，秋天天氣好，也能處處聞啼鳥。那由下而上，千變萬化的雲海，固然秋天好過春天，那溫暖和暢的清風明月，也是秋天比春天好。還有春天過寒，夏天嫌熱，祇有秋天不冷不熱；固然冬天的雪景，也有壯觀之感，但要見廬山真面目，如能用一整個秋季的時間去觀賞，定能使你不會失望。

## 石門登峯無徑可尋

那是八月中旬，為農曆的七月初一日，我邀約了吳壽彭、吳惠風兩個好朋友，還有一個親戚，商定在那天暢遊山的西部。上午九時，離開牯嶺，步行下山，先到西林寺，再到東林寺，用過午膳，看過虎溪橋、三笑堂，及附近的溪流，山僧告以往天池的道路。我提議先到石門，由那裏沿山直上。到了石門之後，已經是夕陽西下的時候，因為當日已經行路六十里了，我堅持原議，由石門直接上山，經過天池牯嶺，我們找鄉人帶路，都以無路可帶相辭，我強請一個農夫同行，並且許以十元茶資，他說：這裏平素向來沒有人

走，即間有採香料者，也要用竹梯繩索牽引，方可行動。這時已經薄暮，沒有星月，帶路的人一會兒就離開了。我們四人，就開始攀岩扶樹上山。最初爬行約三個小時，已經到了半山，聽到附近瀑布聲如巨雷，也能遙見天池的神燈，但彼此汗流浹背，口渴腹饑，所到的地方，都是懸崖絕壁，上下兩難，進退維谷，上面對着崖石，下面投下石子，聽不見聲響，加以天黑，不能遠視，我和同行二友商約，都說已到危險境地，不可再進，這時唯一的辦法，即在找一較寬的崖石，可以坐立之處，等到天明，再作行止。我不同意他們的意見，但也沒有方法勉強他們繼續向前行進，我稍休息了一會，觀察附近山的形勢，遙見天池上面的山中，樹木很多，我想一定不難攀登。

廬山的遊覽，我已經相當滿足，因為山的東南北三面，我都已去過多次，但不滿足的就是山的西面，因為沒有路，我沒有去遊過。看徐霞客遊記，首先是從山的西面登山。我每遊到大天池、文殊臺神龍宮、鐵船峯等處，視山下斷壁萬仞，泉聲潺潺，景物秀美，引人入勝，我就躍躍

欲試，想去遊覽的心願，已非一日。但從多方面打聽，總苦於沒有人徑可尋，所以沒有成行。

### 攀越懸岩死中慶生

當我發現右前方有茂盛的叢林，我只得聽任同行的三人，暫在僅可坐立的岩石上面休息，但我警告他們，不能睡覺，深恐一不留神，即會墜落深崖，沒有法子救援。我却繼續冒險爬山前進，所遇的懸岩巨石上面，都有青苔，我以手足摸索較厚青苔，可以爬行，並能吸住手足者，全身貼伏石上，緩緩蠕動。約經過二小時之努力和掙扎，已攀越懸崖，遇一巨石，四面無依無靠，石高丈餘，過此即為樹林，在此流連約一小時，爬上石之中部，因僅有一二個小小突出部，身體無從附託，又即跌下，如此者數次。下面同行人大聲叫喊，要我停止前進，以免危險，我不理會，最後一次攀上半石，全身顫抖，奮力跳躍，畢竟越過此石。所謂生死關頭神力作用，假如不能越過，墜下懸岩不免粉身碎骨。此時喜悅，好像死中得慶再生一樣。

### 走錯方向多爬兩峯

進到有樹的山上，時間已是半夜，饑渴已達極點，聽到山間的瀑布泉聲，口中渴得苦澀萬狀，不能得到水飲，這種滋味，平生未曾經歷，不是過來人，也不易知曉這種味道。因為用力過分，有如生死掙扎，十分疲乏，十分興奮。林木茂盛，老樹既高又多，因為人跡罕到，朽木樹葉，叢積甚厚，潮濕陰沉。過去常聽人說：這種山地

易藏虎豹，亦多蛇蝎，偶一念及，不寒而慄。如是爬下一個樹幹中梢，以求暫避，並休息。剛到樹下，遠見九江萬家燈火，天池也就在對面，這時和下面山腰同伴喊話，聲音清晰，我說已爬上山了，他們還是勸我停止不要再進，在現地等候天明，以免危險。休息一刻之後，口渴不能忍受，想謀以手巾承接自解的小便作飲料，但小便甚少。這時天氣忽變，下着小毛霧雨，一身衣服破爛，陰涼襲人，更添增不少的恐懼。經過再三考慮以後，還是繼續向前行進，期望能早達到山頂，初不料已經迷了途徑，走錯了方向，更須多爬兩個山峯。

### 鐵船峯上悲喜交集

繼續由樹木之間攀扶上進，曾遇陡峭的山坡三四個，也有幾處岩石矗立的處所，無法行進，迫不得已，祇有做放電影中的「泰山」作為，由這樹枝跳過那個樹枝，但又常遇到樹老枝朽，力攀即折，因而不免墜落下去，這樣情形也有三次，最後因為山勢陡而峻，祇得將整個身體，匍匐爬行，頭身手脚，伏貼山地上面，以頭探路向前爬行。到處遇到荆棘，因而刺得遍體鱗傷，衣服鞋襪，也已殘破不堪。有時草莽之間，盡是蜘蛛結成羅網，也會遇到怪石嵯峨，觸及頭面便有傷破，污濁不堪，血汗交雜。一直走到天要黎明時候，繼續達山頂，不知不覺之間，已到了鐵船峯上，這時真是悲喜交集，不可言狀。

鐵船峯為我素遊的地方，峯側有兩個茅屋，是個老太婆同一個壯年的樵夫住所，我喊開門，

進去，老太婆見我的衣服破碎，週身汗血，不覺十分驚奇。我告訴她剛由石門下山，經過一夜攀登才到這裏，饑渴萬分，請她快給我些水喝，並給我一點食物，因為我疲困餓渴到極點，深恐性命難保。老太婆把她的巨大茶壺所盛的冷茶提出，我一飲而盡，更飲了冷水數碗，方始止渴。隨又吃了兩大碗麵，精神纔稍微恢復。老太婆說：「先生何苦如此冒險？拼命遊山，並且是在夜間爬這種懸崖絕壁，希望以後再不可如此，個人生命要緊」。我很感慰，但我畢竟爬到了山頂，償了素願，內心實在高興。由鐵船峯到牯嶺，還有十六里路，天剛拂曉，也找不到山轎，我擔心家人掛念，不顧足疲趾痛，十個足趾都是血肉模糊，趾甲破碎，本不能再走路，但仍勉強前進，費了三小時才走到家中，到家之後，就睡倒床下，連睡了三日沒有起來，全身疼痛，這是我平生旅行中最大一次冒險遊山。事後想念起來，真是好像夢境的行為一樣。

作者：鄧文儀先生，湖南醴陵人，黃埔軍校第一期、莫斯科中山大學及國防研究院第一期畢業。現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、中國文化大學教授。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破損，請寄回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調換。